

小

腆

紀

年

小禮紀年增攷卷第八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謹

九月丙戌朔明高傑襲黃得功於儀真之士橋史可法乃和
解之

初得功故守廬州史可法慮傑跋扈移得功於儀真相牽制傑故忌之深登萊總兵黃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道出維揚乞兵爲護得功率輕騎三百出高郵以迎三义河守備胡茂植遽以報傑傑疑其圖已乃伏精卒中道邀擊之而別遣千人間道襲儀真得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伏兵猝起得功出不意亟舉鞭上馬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中矢踣騰上他馬逸去傑之遣兵也戒必生致得功

有梟健十七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鬪奪其槊人馬披
靡發腰間所餘七矢殪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殪其三跳入
頽垣中哮聲如雷迫者不敢逼乃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
三百騎皆歿傑所遣千人襲儀真者夜至守將邱鉞馬岱
偵知相與謀曰高兵來以主帥他出也姑以舊城委之天
明主帥至內外夾擊吾事濟矣令士卒飽食且休於城外
甚置炬火爲疑兵傑兵疑不敢進望見炬火以爲營盤也
礮矢齊發夜半與火藥俱盡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得功
還聞知益大怒自以於同事無纖芥嫌一朝見襲曠日切
齒誓與傑決死戰可法命監軍萬元吉解之百端而詞者
謂得功兵且至傑大言曰曩千人縱揚猾少吾故驅之假

手黃君吾之士卒詎至於敗也會得功有母之喪可法入
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釁無愚智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
故親故獨盛怒使歸其曲於高而將軍收名於天下也得
功色稍和然以失亡三百騎爲憾可法命監紀應廷吉等
如傑營曰靖南聽我矣君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傑如
命償馬馬羸多斃可法自出三千金代之償又令傑以千
金爲得功母貽憾始稍解焉

徐璠曰乃者何難詞也旣不能以德化而又不可以法制
不得已而和解之者其事愈卑而其勢亦愈難矣

明復前蒞督趙光忬官

明布衣方翼明疏劾馬士英下之獄

小腆紀年

卷八

翼明浙江奉化人

明以都督僉事張成福充山東河北總兵官

攷曰聖安本紀作張福成南都

明紀作張成禮今從明史彙

從馬士英請也

明高傑請瓜州泰興邵伯鹽稅助軍

時四鎮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盡分地商賈聚

足民不聊生

辛卯明福王御經筵

明命撰起居注

從高宏圖請也尋設起居注六員珥筆記事

明裁各省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明逮湖廣巡按御史黃澍不至

初錦衣衛劉僑以罪遣戍私以玉杯古玩由周文江進於
獻賊賊卽署爲指揮使比左良玉兵復斬黃僑削髮遁湖
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召至京復其職卽令以私書計澍
受賂澍疏辨欽曰南畧云七月二十二日丁未黃澍辨爲
部尚書有錦衣遣戍劉僑託文江進美妾玉杯古玩數萬
全於獻卽用僑爲錦衣大堂比左良玉恢復斬黃僑削髮
私遣尋送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於士英今年四月
英委黃鼎署印麻城麻城洵海幾亂卽紳請臣彈壓僑獄
銀三千兩助軍臣批云正苦無糧真可愧挾費以媚賊者
卽卽收貯臣言隱而諷矣既還武昌黃鼎代爲解銀一千
兩玉帶二圍珠冠一頂臣又批云軍中無婦人何用珠冠
大功未成不須玉帶卽卽變價濟餉臣巡方衙門收支皆
有司存士英以僑私書爲言試命將臣原書呈覽則清濁立見矣
士英又嗾楚宗室朱盛
瀆訴劉凌逼宗室已隨疏糾之擬旨奪官逮問澍乃匿良

王軍中陰令衆譁索餉再逮皆不至士英由是與良玉有隙

徐鼐曰特書何傷王之不綱而臣之交誼也春秋之義有所挾以抗君命者皆爲叛倚強藩爲連藪視王命爲弁髦豈俟徽州之役而始決爲不臣也哉

明修思宗實錄

甲午明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既連被污讎求罷益力陛辭曰王御殿羣臣陪列曰廣曰徵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馬士英勃然曰我爲權奸汝且老而賊矣卽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推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避賢路如陛

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
邪士英曰我無功以汝謀立潞藩故有功耳王曰潞王朕
之叔父賢明當立爾先生毋傷國體既出復於朝門相諾
罵曰廣骨鯁廉介有古大臣風扼於奸邪未竟其用天下
惜之

乙未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再疏乞休許馳驛歸臨行復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
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
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
充庭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譏夫昌言路阨官常亂矣所
謂徂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日振王綱毋以主恩傷臣紀自

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勲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謂喪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日明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難死於殉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日端治術毋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尙刑名而殺機

先勦於溫體仁殺運臣聞犯者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
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又職方戎政之奸
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嚴衛之設何爲
徒令人主虧主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
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
鍾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
戮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夫以
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
耳若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
天下殉之足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王優詔報聞宗
周以宿儒重望爲海內清流領袖旣出國門都人士聚觀

歎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爲也

明戶科給事中吳适疏留姜曰廣劉宗周不聽

适字幼洪號靜齋長洲人崇禎丁丑進士以知縣行取南都立官戶科給事中疏言維新五事一曰信詔旨朝廷之有絲綸所以彰示臣民俾知遵守邇因事變錯出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愼而繼以雜誅逆之典初嚴而終以寬禁陳乞矣而矜功誦冤者章日上重爵賞矣而請廢乞封者望曰奢鎮帥屢責進取而逡巡不前軍需煩督轉輸而庚癸如故欲期畫一宜重王言一曰核人才人才爲治道所從出曠者典籍無稽錢神有徑人思躍治初任輒奠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增監紀擅逐之謀愈切卸擔之術偏工

起廢而薰蕕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致薦贖日廣啓事
日登今後求才務寬用人務嚴甯重嚴於始進毋追恨於
僨轅一曰儲邊才將帥之畧豈必盡出武途如唐之節度
文武兼用內外互遷請飭中外蓬華之彥非韜鈴之畧勿
講辟舉之選非軍旅之才勿登技勇騎射日講求共激
同仇以振積懦一曰伸國法陷北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
輩輦金求翻旣以寬其不死者昭皇上之浩蕩尤當以絕
其覲用者明臣子之大防一曰明言責祖宗設立六垣與
六部相表裏是故糾彈之外復有抄參倘掖垣僅取充位
則白簡只貴空懸抄發本章一胥吏事豈先王設官意哉
望陛下亟進讜言見諸施行毋批答徒勤而實効罔著又

疏言國恥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
頻甚又况畿南各省到處旱灾臣鄰消長多虞將帥元黃
構釁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做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經
筵而親儒臣尚茅茨而省工作嚴爵賞而重名器諸凡無
藝之征一概報罷被災之地確覈酌緩墨吏必懲橐胥必
殛根本之計孰大於此尋又疏請定期日講舉行午朝俾
閣部大臣以及台坦散秩咸得躬膺清問卽於披對之餘
採疾苦以疏民隱核功罪以勸羸臣明是非以黜邪佞及
曰廣宗周同時去位适又抗疏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忠
心亮節久而彌勁應亟賜留疏人皆不聽

明吏科給事中熊汝霖疏陳時事詔奪俸三月

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由知縣以治聲擢戶科給事中尋以言事件旨謫福建按察司照磨南都立起原官轉吏科汝霖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仇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角殿廷之上無人臣禮此豈立國之規哉馬士英銳意起大鉞汝霖言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國家必欲求奇才草澤中尙不乏人何至擇及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人民居十餘里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亦何憚而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總總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會與窺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乎

及大鉞起佐兵部汝霖言既以大鉞爲知兵當置之有用之地若但優游司馬樞輔已饒爲之何須添置既而曰廣宗周相繼去位汝霖乃疏言臣觀目前大勢卽偏安亦未可穩兵餉戰守四字改爲異同恩怨朝端之上元黃交戰卽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勲臣繼以方鎮固圉恢境之不

講而舌鋒筆鏑之是務俄以匿帖而逐舊臣矣

攷曰南都甲乙紀八

月十一日丙寅長安街過馳匿名帖指誘吳牲劉宗周皆李沾所爲

俄以疏藩而參宰輔矣

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之庶小臣聽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飛章告密壘敕斜封端自此始近復中外喧傳將復厥衡夫厥衡樹威牟利藉神慘禍所不忍言小民雞犬亦無甯日此尙可爲國乎先帝憂勤十

七年會無失德而殿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有嬰孩調護爲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投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雖治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勲臣而官舍選鍊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而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日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

用疏入奪俸三月踰月以奉使淮南陛辭疏言朝端議論日新官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進詹尹追賊定罪無煩司寇蹊徑疊出謠誣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繪耽耽得官置國郵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盈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時稅駕何地邪不

報

徐鼎曰觀汝霖疏思宗云自戒嚴以來疏凡二十上百不行一而所揣敵情不幸言中蓋冀思宗之悔悟也顧以言過激而得罪夫思宗之憂勤猶聽之不聰若是南都君相復何責哉

明命黃斌卿移屯九江鄭鴻逵屯鎮江黃蜚屯蕪湖采石

丁酉明以王之綱爲總兵官鎮守河南

之綱宛平人官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至是掛盪寇將軍

卽充總兵官守河南

攷曰時左良玉部將中亦有王之綱者性殘忍好以人爲糧裸而懸之

沸湯以湯其肺腑而後烹之別號損子百姓聞其名皆

識之以

俟攷焉

明敘江北文武多年戰功加馬士英少傅仍兼太子太師建

極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徐鼎曰敘多年戰功何遠無可稽之詞也備書何愧之也

明以王灤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處

明以牟文綬爲總兵官鎮守荊州

時荊州未復命文綬自施彘衛收集土兵出夔州以圖之
明以王允成署總兵官鎮守岳州

明命黃得功移駐廬州以防桐皖劉良佐進復黃汝高傑移
駐徐州進復開歸

明興平伯高傑率兵赴鎮

史可法銳意復中原出巡淮上閱澤清良佐軍虛夸不足
用惟高傑所統四萬人皆山陝勁卒欲使爲前鋒念其人
雖暴抗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乃與傑往復論事多所
獎借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傑亦折節稱弟子問曰弟
子他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授檀今歸朝爲大將爲
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衆從史居士儒家稱聖人我

法所謂菩薩與之一志併力可謂得所歸矣徒問老僧無
爲也傑不覺斂容服傑之妻邢氏饒權智傑嘗語人曰吾
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氏見可法出至誠乃亦勸傑傾心
可法喜曰吾事集矣乃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斌棟賀大
成王之綱李本深胡茂楨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
南而傑以將吏妻子暴露野次爲辭請人居揚州紳民多
震動可法自遷於東偏行署以督府爲之舍邢氏約其兵
聽節制始安堵傑乃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
纛西洋礮無故自裂傑曰此偶然耳遂於十月十四日登
舟推官應廷吉私謂人曰旗斷礮裂已爲不祥今十四日
俗稱月忌又爲十惡大敗何故登舟時可法方圖河南郎

中黃日芳僉事陸遜之叩之廷吉廷吉日明年太乙在震
角亢司垣始擊掩壽星之次法當躐上將天下事未可知
也已而師竟無功廷吉字萊臣鄞縣人天啓丁卯進士知
碭山縣左光先薦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督師軍前爲監
紀廷吉精天文用句股三式之學可法倚之

徐孺曰高傑書爵何予之也斲弛不羈之才而能服銜勒
爲人用者良馬也臃腫拳曲不中繩墨之木而能爲匠石
用者良材也傑擾攘起家殘忍好殺而能感史閣部之忠
改行革心誓師進取其視澤清良佐輩之頑瞿比周蓋天
壤矣君子所以嘉改過哉

明追賜開國功臣靖難死節武熹兩朝忠諫諸臣討論

徐鼎曰何以書譏也然則封諡未當乎是皆二百年來所
宜昭雪褻恤者也何以譏梓宮彙葬宗祔陸沈臥薪嘗膽
之秋豈潤色太平之事乎

甲辰明以吏部右侍郎黃道周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

道周字幼平漳浦之銅山人也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自
幼坐臥其中故其門下士稱爲石齋先生少家貧讀書羅

浮山山水暴漲墜澗中溯流而出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

過目不忘爲文典奧原本經術

族日本釋史又史外之家
貧業農年二十四始發憤

讀書不屑應童子試郡縣
禮聘之始出與釋史小異登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歷

編修擢右中允以論楊嗣昌下獄謫戍辰州嗣昌敗召道

周還復故官道周遂稱病歸詳見紀傳不具錄南都立起

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土英道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立潞王邪道周不得已乃趨朝陳進取九策至是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見朝政日非乃自請祭告禹陵臨行上言今欲東收克濟北畧漳河西取應安然後問洛陽之鐘虞掃成德之松楸上規天壽此曠日持久其道誠難必如臣愚計得一沈鷲之將簡士三萬齋糧百日出贛榆韋橋東踰破車度臨胸厯博興直上監山抵滄州此間千四百里皆荒曠如升虛邑惟臨胸安邱樂安陽信之間稍有屯聚可因糧而食盡七晝夜至武清涉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降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灑掃於十二陵與長安士民拭淚而觀九廟還則兵分兩道一

下躡清以收克濟一下邯鄲以收彰衛其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耿弇所發憤於祝阿劉裕所歡呼於大岷也夜泊龍江關夢高皇帝至厲聲曰卿舍我去邪道周製一衣刺大明黃道周於裾語門人曰南都必敗當以識吾屍耳明以左良玉子夢庚掛平賊將軍印

良玉舊爲平賊將軍旣封藩乃以印畀其子

徐嘉曰特書何譏也孱主之於強藩猶慈母之於驕子曰思結其慚慚焉恐不得一當固其驕悍之性不可馴亦其君父之有以長其惡也夫良王之跋扈固不假其子之助虐而主威日輕胡以立國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尙其戒之哉

明令童生納銀免府州縣試

馬士英請免童生府州縣試上戶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徑送學院收考其銀以充兵部招練軍器之用從之已而溧陽知縣李思謨竟以不令童生納銀降五級

明禁擅立官戶

命鄉官與監生齊民較田多寡一體常差不得擅立官戶明命河南巡撫越其杰募兵屯田

給其杰銀十五萬令自募兵屯田

丙午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視師清江浦以圍中原

可法於二十一日丙午駐清江浦奏以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官賀大成爲濳標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爲大梁屯田愈

事胡蘄忠知睢州冷時中爲開封通判李長康爲開封推
官以經畧中原命標下總兵李世春駐泗州張天祿駐瓜
州許大成領忠貫營李栖鳳駐睢甯劉肇基駐高家集張
士儀駐王家樓沈暹明駐白洋河馬應魁爲中軍副將翟
天葵陶匡明爲旗鼓汪一誠爲參將以分任防河副使黃
鉉主事何剛知縣吳道正分理糧餉知縣應廷吉爲軍前
監紀攷日本
青嶺屑又與諸鎮分汛地聽自擇便利其王家營而
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緣河南岸築壘焉時高傑
刻期進取開歸可法亟請餉於朝而馬士英以鎮將與可
法協爲不利已陰裁抑之可法因疏言臣皇皇渡江豈直
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鎮豈直江北數郡哉高傑請進

取開歸直擣關洛其志甚銳臣於六月請糧今九月矣豈有不食之卒可以殺賊乎士英益慚之不發數詔趣出師可法舉示四鎮皆曰不給我餉而責我戰乎由是坐困既而阮大鍼遷兵部尚書高姜諸賢相繼去位可法乃上言近來人才日耗仕路日滄由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卿台省則曰謀猷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危地何爲困我此推彼卸始付庸人俟用倏更有同兒戲卽偶出特簡亦必百計求全非託病則棄官會無爲國家實心任事者以致敗壞至此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摭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罔無赦卽下急之官

罷不急之務俾大小臣工併力恢復則中興之業可成王
優獎之而不能行又言欲用大鍼者以才爭大鍼者以逆
案也大鍼卽可用何必罪爭者卽不可用當採羣議何至
以一人壞天下事乎不聽

徐鼎曰大書特書何從綱目書丞相亮治兵漢中之例也
然則何貴乎爾亮之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萬世人
臣之則哉

明稱福恭王陵爲熙陵

卽皇考恭皇帝陵也尋議建特廟

明命僉都御史湖北巡撫何騰蛟仍舊職

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啓辛酉舉人崇禎中知南

陽縣地當衝要數摧賊鋒又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皋山并討平土寇能聲大著遷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爲懷來兵備僉事調口北道丁母憂巡撫薦其才將奪情固辭歸服闋起淮徐兵備境內肅然癸未冬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時湖北盡陷止武昌一府爲左良玉屯軍所騰蛟與良玉交驩一軍帖服福王之立也詔至良玉部下有異議騰蛟乃以劍白隨曰社稷安危繫此一舉倘不奉詔當以此身付三尺劍耳會江督袁繼咸暨良玉所賓正紀官盧鼎力請開讀如禮乃定時朝議將遷騰蛟他省命下魁楚巡撫承德襄陽等處兵部員外郎李向中疏言臣鄉湖廣窮民散亂軍旅空虛高一逆賊競武昌則江南豈得安

堵臣謂荆襄宜設重鎮募大兵以據上游與淮鳳諸處相犄角使賊騎不得馳驟漢廣庶可保障江南且承天爲陵寢重地應早爲整頓左鎮駐劄武昌隱有虎據在上之勢而撫臣何騰蛟一腔忠義千里于城小民依之若嬰兒之求慈母靖士信之若手足之應腹心亦可謂上下相安而軍民各得者矣近聞有陞遷別省之說夫保江南不在遠處江干而在扼其要領則臣省荆襄最爲急矣安臣省者拒賊猶後而馭兵爲先則撫臣其不可更矣乃命丁魁楚另用騰蛟仍撫湖北尋晉兵部右侍郎兼撫湖南而改魁楚總督兩廣軍務

攷曰李向中疏見某氏大事記

徐薊曰明史三王紀畧及溫氏釋史俱云命丁魁楚另用

何騰蛟兼撫湖北誤也騰蛟爲湖北巡撫久矣未改他命何云兼撫蓋是時丁魁楚有巡撫承德襄陽之命騰蛟將遷他省故李向中之疏云云也曰仍舊職者紀實也

庚戌明開佐工事例

武英殿中書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街二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喫酒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明年二月授輪納富人翰林待詔更有翰林滿街走之語然止兩殿中書及改貢者銀入於官其職方待詔監紀追廢起廢則向權門投納故御史郝某又有

官買私賂量出剩餘助公之疏也

徐勣曰自納粟拜爵之事興而變本加厲者爛羊屠狗胡可問焉傳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仲尼所以惡作俑者夫

明許都餘黨復亂奪浙江巡撫黃鳴俊官

政曰一作駿

逮前巡按

御史左光先

八月義烏東陽許都餘黨復亂鳴俊奏光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以致煽動王諭在朝浙臣直奏兵科陳子龍前說都歸命者也常以殺降負都爲恨言東陽再亂因縣官誅求激變乃逮前東陽令姚孫棐

政曰南畧多誘外不足據然此處作姚孫棐似較諸

書可據他書孫棐作孫架按朱彝尊明詩綜孫架字心甫天啓壬戌進士知龍游晉江二縣據御史譎上林典簿遷

主事歷郎中尙寶司卿自另是一人或因同爲浙東知縣而誤傳

光先以鹿裘同逃奪

鳴俊官光先爲光斗弟又嘗劾阮大鍼故大鍼欲以激變

陷之朝士無敢言者蘇松巡撫卹彪佳獨言許都之變突

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調兵措餉不一月而元

兇授首兩浙復安夫弄兵揭竿至於破城據邑其罪豈不

當死當日兵威所迫賊已窮蹙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

誘降也設誅鋤不力養虎貽患國難方張事何可問豈可

反以激變罪之乎於是大鍼並切齒彪佳焉

攷曰本某氏甲乙編年

徐薊曰子龍彪佳皆忠誠純白君子也其論許都事胡分

茅設菴之若是子龍說都降而不能全都之命我負伯仁

心所慚恨彪佳據法以言之則都豈有生理哉君子之心

各有當也何必同

明再賞定策功加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逮前侍郎呂大器
明進封朱國弼保國公

明停宗室換授

是年冬齊藩宗長知盛等請換授官不許

明諭吏兵二部量用北來官

時陷賊諸臣南還史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
吏兵二部註名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
凡屬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
臣卽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兵
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

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斧鉞未加思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繫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極鳳督乎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汚身被刑辱皆當姑置不問其逃避北方徘徊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効力廷議並從之

徐壽曰昔李綱作相首嚴邦昌僞命之誅而論者咎其失策豈輕名節哉王業艱難政宜含垢以故鄴士通袁孟德手焚其牘黃權降魏昭烈不罪其孥非微安反側之心亦以寓招徠之意此其事惟史公能變通之而非哉山石齋諸賢所肯出者也

甲寅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麟方清介下吏寒士有才者汲引不遺餘力與人言
移日不倦而不可干以私中貴田成輩納賂請屬拒不應
時馬阮植黨樹私權傾中外石麒麟以法裁之士英欲得侯
封諷司禮監韓贊周本言之石麒麟奏曰世宗以外藩入繼
將封輔臣伯魯而楊廷和蔣冕謙不受今國恥未雪諸臣
列土自榮不愧廷和等邪且俟海內清晏議之未晚又言
恭王殉難先帝尙遣一勳臣一黃門一內侍審棺具殮今
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
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惡之御史黃耳鼎陸朗有物議
石麒麟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石麒麟發朗內通之
罪朗志誣石麒麟鼎亦疏訐石麒麟枉殺陳新甲以敗和局

士英助之石麒麟乃歷陳自有東事以來主款之誤且言先帝之誅陳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七藩之中恭皇帝居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命馳驛去其後死於嘉興之難

明淮揚巡撫田仰疏爲劉澤清請餉

澤清在淮安選義坊之健者入部肆掠於野仰無如何乃爲請餉王曰東南額餉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才供無已之求不許或問澤清敵來則若何曰吾立福王此地供吾休息萬一有事則擇江南一善地去耳澤清粗解文義貌如書生而性殘忍平居蓄雨猿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甌中呼猿捧之跪送客客以

猿狀猙獰逡巡不敢受澤清笑曰若怖乎命取囚來撲階
下剜其肝腦和酒置甌中付猿捧之前飲嚼立盡顏色自
若

明劉澤清殺副總兵劉孔和

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大學士鴻訓子也性豪邁工詩文
北都陷起兵長白山殺偽縣令聞

王師已破賊遂率衆南下澤清使客說之因以兵屬焉澤清嘗
爲詩示坐客衆交口譽之孔和不語強問之則大言曰國
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不聞北向發一矢詩卽工何益國
事况未必工邪澤清怒罷酒坐客皆震懾孔和拂衣徐出
澤清呼壯士二十人追及舟中拉殺之時朝命爲副總兵

命下而死已三日矣

徐鼎曰此事日月不可詳姑類志之顧炎武聖安本紀謂
澤清弑叔父劉孔和蓋當日傳聞之誤也或曰同里或曰
同姓專殺則有之故曰殺副總兵

冬十月乙卯朔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北京

明歸宏光通寶錢

攷曰南都甲乙紀
載於初三日丁巳

丙辰明以鄭芝龍爲總兵官鎮守福建

丁巳明錢謙益疏頌馬士英功雪逆案冤

謙益以定策異議自危遂詔附馬阮以自解士英欲起用
蔡奕琛楊維垣恐物論不容以謙益人望也屬薦之謙益

乃阿士英指疏列四事曰嚴內治定廟算振紀綱惜人才
其請定廟算也有云先臣孫承宗言以文統武極是弊端
臣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專征鮮不覆敗其綽有成算克
奏膚功者承宗之後馬士英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
玉而舊疆恢復以閩事付鄭芝龍而嶺海無虞此專任武
將之明效也其請惜人才也一曰資幹濟今天下非才乏
也分門戶競愛惜修恩怨卽其胸中了然如暗者之不能
言廣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人才當摧殘剝落之
秋以真心愛惜以公心搜訪庶可共濟時艱臣所知者有
黃穎特達如蔡奕琛馮元鸞及某某者謀國任事急病攘
夷之選也有老成典型如唐世濟范鳳翼鄒之麟及某某

者端委廟堂疏穢鎮浮之選也有公望著聞者詞臣余煌
道臣陳洪謐之流也有淪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楊兆升
及某某之流也二曰雪冤滯欽定逆案諸臣未免軒輊有
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贊導無據拔阮大鍼而用之矣若
虞廷陞楊維垣虞大復吳孔嘉周昌晉乞下部詳察錄用
許其自新亦渙羣破黨之一端也又云蔡奕琛曾以復社
抗疏攻臣心知其謾固已釋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將伯
助予中流遇風吳越相濟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急而
後私仇况臣本無仇於奕琛乎臣親見門戶諸臣植黨營
私斷送社稷斷送君父何忍復師其故智且他日獨不思
見先帝於九原乎逆案之賈繼春阮大鍼者皆慷慨魁壘

男子也疏數千言煩猥不盡錄大旨在頌馬士英功雪逆

案諸臣冤而奕琛見中有魁壘男子語則不喜颺言於朝

曰我自宜錄用何藉某之薦牘請我聞者笑之

故曰榮奕琛德清人

萬曆丙辰進士崇禎時官詩郎坐薛國觀空敗

臣竊曰持書何罪謙益之無恥也謙益謬附東林以爲名

高既以患得患失之心爲倒行逆施之舉勢利薰心廉恥

道喪蓋自漢唐以來文人之晚節莫蓋無如謙益之甚者

純廟斥毀其書謂不足齒於人類蓋以爲有文無行者戒哉

獻賊陷明邛州川南道胡恆知州徐孔徒死之

恆竟陵人官川南道駐節邛州賊至恆命幕客汪光翰出

調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之驍戰死妻樊氏妾成

氏馮氏之驛妾周氏僕京兒督來婢女二人俱從死惟之
驛妻朱氏及幼子峩生得脫孔徒江西人賊欲生降之不
屈死時賊屯兵文筆山驅士女登城環守徹夜鳴鈺假寐
者立斬日未曛卽不許舉火覘有燈光及耳語者收之左
右數十家皆坐

獻賊陷明蒲江知縣朱蘊羅死之

蘊羅江夏舉人城陷巷戰被執全家俱死

明邛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獻賊戰於雅州小關山大破之
道貞字墨仙天啓辛酉舉人賊陷邛道貞走沈黎與指揮
使曹助合謀起兵賊至雅州道貞及助拒戰於小關山大
破其衆斬千餘級自是嚴道以南不被寇害

以午賜錦衣衛捕得行賄於李沾者詔勿問

攷日本南都甲乙紀

錦衣馮可宗捕得江陰人行賄於李沾者士英爲之請於

王詔勿問時士英比周羣小賄賂公行門下僧利根爲次

饒獻之高下沾嘗進玉帶慮士英不之重屬利根稱爲至

寶士英遂以進於王王每服以御朝

攷日本新幸存錄

故輔周延

儒子奕封乞恩免賦有舉人汪庶者與延儒弟正儀聯姻

士英微時嘗貸於徽商汪曙而不應心銜之以曙與庶同

音乃擬旨於汪曙名下追賦免奕封所坐六萬之半而坐

曙賦六萬時王禁朝臣宴會而士英大鉞與羣小旬夕誠

飲爲常

徐勣曰特書何罪士英之無忌也

已未明以降賊臣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河北軍務給事中李維樾疏糾之不報

縉彥前以兵部尙書汚偽職賊敗西行縉彥至太原偕降賊陳永福之部將大同張一方懷慶蔡元吉脫身走豐峪

山著黃冠走盤駝炙人肝而食八月之五日擒府縣偽官於新鄉偽都尉黃某追襲一方伏林中射殺之乃俱南還

於日本北縉彥乃更詐言集義勇收復列城大學士王鐸

薦之士英納其賄授原官總督北直山西河南北軍務便宜行事維樾劾之曰縉彥闇召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

青衣候點總督何官願昇賊臣胡刑賞倒亂如此也不報

攻日崇禎時江浦知縣李縉樾滿新賊謀逆賊廢論功理賞宏光時縉樾升科道江浦人劉肇名建之甚詳能談

其維繼之譎欺抑
本兩人也附誌之

庚申明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高宏圖罷

宏圖四疏乞歸允之宏圖家本素封亂後無存孝一幼子
寓蘇州之僧寺久之入浙居紹興人乞一面不可得

辛酉明命太監孫元德督催錢糧

壬戌明劉澤清薦降賊臣黃國琦監軍時亨疏言近來文武
之不報

澤清招商船爲水營薦黃國琦監軍時亨疏言近來文武
升授皆出勲臣之口至從逆僞官蒙面求進武臣不效命
謂文臣掣其肘今不又武臣掣文臣之肘乎又言國琦則
僞吏部掌硃封者施鳳儀則管儀仗時語賊不可用亡國

之器願自賄十金造者此何人而辱班行乎不報

攷曰前
被國琦

鳳儀所授偽職
與時亨奏不合

尋以國琦監王永吉軍鳳儀行鹽揚州

甲子明鳳陽地震丙寅再震己巳鳳陵一日三震

自崇禎壬午癸未鳳陽地屢震至是又連震其初寶頂中
有聲如雷東西動盪者數十晝夜而雷乃發鳳撫田仰以
聞尋太監谷國珍奏十五日己巳鳳陵一日三震有聲如
吼

明誠意伯劉孔昭弑其祖母胡氏

胡氏誠意伯劉尙忠之繼妻也出揭謂孔昭父蓋臣莫氏
婢巧雲所生不當奪嫡並及孔昭殺萊臣事孔昭緝殺之
徐蘄曰前弑萊臣削爵以黜之茲不削爵何義各有當也

萊臣之死在正月是時秦晉淪陷畿輔瓦解舉國倉皇之際孔昭得漏網焉法不行而法自在也故誅止孔昭今朝政維新論功錫賞上號追諡粉飾不急之務次第行之而使弑逆元兇抗顏五等器競朝堂司寇不行汚宮壞室之誅同列不聞沐浴告君之請是三綱淪九法斃天下之大變也削爵誅孔昭也不削爵誅當日之不誅孔昭者也故曰義各有當也

壬申漳贛賊犯明汀州之古城把總林深鄭雄戰死

時閩中盜賊蜂起由興泉流入漳州巡撫張甯堂捕之賊走汀境而粵賊閩王總者亦出沒贛州和呼應汀郡告急甯堂乃遣把總林深鄭雄傳云麟將五百人援之未抵汀

賊已陷古城鎮屠割甚慘或聚嬰兒巨甕中注沸湯糜爛
之或驅數十童子閉岑樓中火之或剖孕婦腹射男女中
否以爲笑樂鎮去郡五十里倉皇中援兵適至深與雄皆
健將也誓破賊後傳餐推鋒徑進至觀音鋪墮伏中左山
右澗急據山則峭不可登襄創死戰賊舉火蓬枯風迅飛
走皆窮死者三百十二人深雄戰死云麟走免賊死者亦
二百餘人始賊輕官兵既知其敢戰也退入贛州境汀郡
獲全

癸酉明改丁魁楚總督兩廣軍務

徐鼎曰特書何爲廣州唐蒲事張本也

明追復景泰帝母妃吳氏爲皇太后建文帝長子文奎爲皇

天子上諡號

追復景帝生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諡曰孝翼溫惠淑慎
慈仁匡天錫聖皇太后建文帝長子文全曰恭愍皇太子
弟允燭吳王諡悼允煜衡王諡愍允熙徐王諡哀迨封建
文少子文圭爲原王諡懷並祔祀孝康陵復江都宜都南
平等四郡主曰公主耿睿子禮爲駙馬都尉

甲戌明以鄭鴻逵掛鎮海將軍印

明中旨以張捷爲吏部尙書蔡奕琛爲吏部右侍郎楊維垣
爲通政使

徐石麒罷馬士英擬用張國維代之而阮大鍼乃密邀內
奄取中旨授捷士英愕然而無如何也捷旣爲諸奸用悉

奉其指揮諸麗名逆案及謀翻逆案被譴者盡起用文選
郎中劉應賓挾馬阮勢納賄無虛日捷書諾而已一月中
題授中書百餘人監紀推官數十人

徐嘉曰侍郎以下例不書茲牽連書之何傷小人之彙進
也三人以外不具書何不勝書也

乙亥明以張秉貞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

秉貞前江西按察司副使也

丙子明停冬至郊祀以來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

洪武元年中書省臣進郊祀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
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則
祀皇地祇於方丘以五嶽五鎮四瀆從祀太廟如其議行

之建園丘於鍾山之陽方丘於鍾山之陰十年秋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於南郊謂人君事天地猶父母不宜異處定每歲合祀於孟春爲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於大祀殿太祖親作大祀文並歌九章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規制如南京嘉靖元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大學士張璁等言祖制無敢輕議給事中夏言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攷詩書禮經及漢宋諸儒之定論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議者以太祖

之制爲嫌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爲不可改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於是作園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東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至是禮部尙書顧錫疇上言合祀分祀後先互異但議禮於今物力告匱當刪繁就簡從高皇合祀之制爲便乃停冬至郊祀而命以來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

明令直省贖緩解部充餉

馬士英請令戶部給直省印單撫按分給所屬司道府州縣官凡贖緩自杖以上註單內解部充餉其不入單者以

賊論從之

明命王永吉暫駐河上料理戰守

劉澤清言贛沛沛邳曹單開歸處處皆有

大清兵陳洪範左懋第渡河無期王燮邱磊赴任無地今

大清將已在沂鄒應令邱磊渡海先收登萊邳宿修清河廢城

使馬化豹柏承馥防守馬士英奏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

色少隆接待北使之禮且駐河上擇險要地方料理山東

河北戰守事宜俟洪範等還日奏請進止

明以兵部左侍郎解學龍爲刑部尙書

學龍字石帆興化人萬曆己丑進士累擢南京兵部侍郎
以救黃道周得罪逮詔獄杖八十遣戍南都立起故官擢

刑部尙書時方治從賊諸臣馬阮視賄爲出入學龍定擬
再上再駁而學龍仍執前議大鍼之黨張捷楊維垣聲言
欲劾學龍遂引疾去詳紀傳

戊寅明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明停今年決囚

明予秦楚殉難諸臣祭葬

明定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各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萬
五千四鎮各本色米三十萬石銀四十萬兩左良玉稱是
各鎮有差攷日本青嶽屑而部臣無餉可給左良玉奏承德將士
餓死鄒芝龍奏黔兵萬里荷戈三月缺餉王切責部臣

癸未太白星晝見

光芒閃爍中有刀劍旗幟似圓鬪象大小羸縮不常

漳州賊破明雲霄

賊破雲霄據其城官軍討之賊走大埔

明以候考宗室朱紉鏘爲行人司行人

以疏逐姜曰廣劉宗周也統鎮不悅語人曰須還我總督
其妄如此

徐肅曰行人微者也何以書明小人之蠅集羶附朋謀罔
上爲可懼也

十一月戊子明西宮成賜名慈禧殿

明桂王常瀛薨

王神宗子也初封衡州獻賊之亂王徙寓廣西之梧州以病薨長子安仁王由榘襲封旋病卒丙戌春閩中立王少子永明王由柵爲桂王卽永曆帝也

攷曰南都甲乙紀謂

在陽秋亦云端王而明史三王紀畧則曰桂恭王常瀛且云南都陷諸臣欲奉恭王監國閩閩中立而議遂寢是年王薨於蒼梧似王之薨在南都亡後也

亂後聞見言人人殊附志以俟攷焉

己丑明鳳陽皇陵災

太監谷國珍奏皇陵是日災松柏皆燼

徐齋曰特書何紀異也

明開屯海中玉環諸山

明命前唐王聿鍵居平樂

徐齋曰特書何爲閩中監國張本也

明命生員納銀入貢

廩生銀三百兩增生六百兩附生七百兩尋令廩生加納

通判

明總兵邱磊下獄死

磊鄉平人少爲諸生有才名走遼東詣軍門上書嘗與左良玉從軍標掠坐法論斬磊願以身獨任罪而免良玉於死磊繫刑部獄崇禎十三年良玉捐萬金救之侯恂再出督師奏以磊爲山東總兵與劉澤清不相能澤清之南下也過安東磊掠其輜重澤清慮爲儕輩笑匿不聞而請命磊渡海收登萊磊於白沙祭海將以眷屬輜重北發澤清構之於督師史可法謂其有異謀初六日庚寅磊以百餘

騎至安東副總兵柏承馥給磊進署突兵擒之下淮安獄
澤清自往唁之置酒把臂嗚咽諭獄吏小心承值會當疏
請無何得旨賜自盡議者多冤之良王之東下也蓋亦因
磊死云

徐嘉曰明史三王紀畧南都甲乙紀諸書皆云邱磊有罪
下獄死茲不云有罪者何莫須有之獄何以服天下也

明寄流寓諸生於淮安府學

劉澤清幼時習舉子業以毆殺一隸走京師應兵部將材
舉第一故頗自詡能文大治淮邸費千金構水閣招諸生
吟詠歌頌奏請安流寓青衿以便科舉遂有是命

明命遼王

居台州

汝曰按明史世表遼王者何人南都
除未開錄封茲遼王者何人南都

甲乙紀載諸子甚多如祐嗣陽王於鄆武居臨汝王於武進
按祁陽王企益臨汝王陞陵皆萬曆初年襲封後五十年蓋
已薨逝而襲封者則無可攷又云居西鄆王於密西鄆於
正德七年國除此時何從襲封疑南都草創諸宗冒襲者多
部臣亦無從核別姑志於此使
後之補世表者有所斟酌焉

甲午我

大清兵克明海州

既破海州豐沛盡降我撫臣方大猷以魚臺生員胡增光
欽光二人分知縣事

乙未夜明端門外火是日我

大清兵攻邳州明署推官沈冷之率眾固守

丙申明督師史可法遣兵復宿遷進援邳州

先是初四日戊子爲可法誕辰舟抵雀鎮報我將夏某聞

人宿遷

攷曰疑是總兵夏成德

亟召眾官俱未至惟應廷吉從可法

問曰諸葛孔明何如人也廷吉曰王佐才曰陳壽言將畧

非其所長廷吉曰孔明調度壽豈能窺測鞠躬盡瘁數言

萬世人臣之軌則也可法改容曰年兄教我矣天變如許

年兄何不言之廷吉曰此政臆說乎次日抵白洋河命廷

吉監劉肇基軍高岐鳳監李栖鳳軍進取宿遷我將夏某

拔營遁遂復宿遷

攷曰參明季遺詞青燐骨按諸書俱云十一月我兵入宿遷南營引他書則云

十月十七日辛未今按青燐骨云十一月初四日報入宿

遷則見十月事至十一月始報聞也故不紀我兵入宿遷

復宿遷日書之也數日夏某復圍邳州軍於城北肇基栖

鳳進軍城南相持半月各引去報至南都士英大笑曰楊

士聰在半驚問何爲士英曰君以爲誠有是事惡此史道

鄰妙用也歲將暮矣將吏例應敘功錢糧例應銷算為敘

功銷算地也

致曰楊士聰當作楊文聰而諸書皆作士聰

琉球世子尚賢入貢於明

告薨位也

明蘇松巡撫邢彪任罷

徐鼎曰前傳已詳之茲復特書何惜賢者之去位也

己亥明劉澤清疏請分汛防河

澤清奏

將夏成祖

致曰亦作夏成德

已發濟甯楊方輿在宿遷臣今議分汛

防河三里一保百步一圍築牆挑濠王變田仰王永吉自
安東至徐蕭碭屬督輔開歸屬越其傑候左懋第回日另

圖也從之尋田仰奏

清將

已駐沂莒二州哨馬至沐榆遼人趙福星以兵五千守宿

遷乃命王永吉總督防河劉高二將聯絡張縉彥王變分

布河北王濬移駐淮上黃得功劉良佐移駐近地以援邵

宿

庚子獻賊僭稱帝於成都

攷曰明史云庚寅癸寇紀畧云十六日庚子非庚寅也

獻忠踞藩府稱帝僭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汪

兆麟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設六部尚書南充江鼎

鎮廬部尚書彭縣董完樞兵部尚書養子孫可望平東將

軍李定國安西將軍劉文秀撫南將軍艾能奇定北將軍

四人者皆賜姓張封爲王以王尚禮爲中軍府都督白文

遷爲前軍府都督王自奇爲後軍府都督又有馬元利劉
進忠凌三品張能第張化龍者皆爲將軍焉易王府正殿
爲金天殿以府門外屋爲朝房詔民間皆稱老萬歲又建
東西二府以可望定國居之命皆稱千歲是日殿前賜各
官袍服令丞相以下就罷集朝房議事首議開科取士以
漢川樊某爲狀元攷曰一云狀元姓劉獻忠自爲萬言策歷評古今
帝王以西楚霸王爲第一又自爲聖諭刻諸石其畧云天
以萬物與人無一物與天地神鬼明明自思自量命嚴
錫命作註解發明之分其兵爲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韜龍
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領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
南門五里外中置老營獻忠自居之名御營諸門各設一

兵部二都督以譏訶出入為保甲法甚嚴民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出約某日歸合符驗而入失期者十家駢斬禁其下勿觸諱凡郡邑人物犯必改石碑有明朝年號及獻忠字者鑿其字否者立死有訶事小兒數千夜行街巷聽人語犯者白堊識其門黎明而收者至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犯者亦在收中獻忠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識也釋之設鑄局取藩府古鼎玩器寺院銅像鎔液為錢其文曰大順通寶諸神像首百鍊不化者盡棄之收曰莫應熊拾而埋之北關外題其碣曰佛塚賦錢精激聘井光潤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下以赤金云聘井研故大學士陳演女為偽皇后其迎人也曰老營架橋高數十丈踰城直達藩府左右五綵欄檻結錦綉絡以明珠

象星辰首尾懸水晶燈籠象日月望之如長虹亘天迷離
奪目諭衆曰天賜后也其兄爲國戚不十日皇后賜死其
兄亦受極刑獻忠黃面長身虎額人號黃虎性狡諂嗜殺
一日不流血滿前輒恹恹不樂其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
然是時後然有帝蜀心故木大縱戮既以郡縣義兵誅僞
官賊衆屢挫因始有勦絕蜀人之心肆屠剝焉

徐嘉曰錢塘馮景紀明亡九道人事有狗皮道人者被狗
皮乞食成都市每向人作犬吠聲獻忠人寇道人突至馬
前大作犬吠聲賊策馬逐之道人故徐徐行馬不及也射
之中其首不人賊駭以爲神獻忠僭僞號集百官道人忽
被狗皮來列班行犬吠不止賊命縛之道人益犬吠俄而

盈廷如數千犬吠城中犬從而和之獻忠大聲呼衆衆不聞蓋爲犬聲亂也懼而退始不聞犬聲道人亦不知何往又有銅袍道人張閉者聯銅片服之飲於市則烏烏大慟活死人江本實者明亡棄家人終南山仙去之三人者皆蜀人雖皆詭異不經見之事哉然其志可悲矣

獻賊陷明龍安

賊將張化龍陷龍安諸生梁道濟偕妻楊氏不屈死賊又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畧川北

徐孺曰自茲以下概係之庚子何時日有可攷則日記之無可攷則類書之

獻賊陷明安岳在籍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崧起

兵拒戰敗死

可進崇禎庚辰進士官雲南兵備副使城陷屬賊賊剝其皮磔之起報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也倡義得萬餘人戰敗沒於陣

獻賊陷明潼川知州陳君寵死之

君寵字簡之新化人萬曆戊午舉湖廣鄉試第一官羅川

知縣擢知潼川州賊幽之五顯祠從容賦絕命詩自經死

故日被拘口占示守者二首其一云世局竟如此吾身安所逃未能誅鼠輩死亦等鴻毛其二云俯仰憐天地君親恩兩達吏民休我惜已視死如歸以上見沅湘耆舊集同時殉難者舉人李永蔡稱

病臥床昇至成都張目不言遂遇害廩生李錦中以偽官

考試閉戶自經死女子之罵賊死者進士李某妻吳氏舉

人黃某妻張氏歐某妻黃氏貢生楊某妻朱氏賊連陷樂至楊某妾荆娘亦不屈死

獻賊陷明中江教諭單之賓死之

獻賊陷明遂甯諸生羅璋戰死遂陷蓬溪射洪

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大戰殺數人母得脫璋遇害原任內江縣教諭姚思孝不屈死賊獲蓬溪譚某妻陳氏欲污之大罵不從死

獻賊遣其黨據保寧

先是闖賊命其將馬科寇川北獻忠至走陝西闖遣賀珍統前鋒王老虎等復來爭孫可望與戰而敗獻忠自往救之過梓潼之七曲山見文昌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退

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忠不知書其偽高進諛比於李
唐之追王混元謂文昌之後宜帝巴蜀誑耀百姓建太廟
於山鑄像祀之落成賦詩自嚴錫命以下皆有恭和御製
詩刻石紀焉嘗欲屠保甯城有僧破山爲請命城持犬豕
肉曰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爲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
戒乎遂嘗數鷄因以免旣而賀珍回陝獻忠命劉進忠入
據之

徐鼎曰不曰陷保甯曰據保甯何是時保甯已非明有國
失之獻據之等焉爾故變文以書之曰遁其黨何嫌與據
成都同也

獻忠陷明南部知縣鄭夢眉死之

獻賊寇明通江知縣李存性拒卻之

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乃偽爲官兵將冀城道遇童子
給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佯諾之及城門乃大呼曰賊至
矣遂被殺存性爲文祭之邑人王某妻閔氏遁深林中被
執觸樹未死罵賊賊殺之羣鳥環屍哀鳴不散

獻賊陷明東鄉劍州梓潼昭化廣元

東鄉貢生冉璠家避天台寨賊追及偕其子宗孔不屈
死璠母楊氏妻向氏闔室自焚劍州生員李某妻罵賊呂
腹死貢生張某女罵賊刃穿胸死梓潼生員蒲某妻趙氏
投江死魏某妻趙氏投縶死昭化生員曹某母李氏任某
母吳氏並罵賊死廣元生員李龍抗節死

獻賊遣其黨據順慶

賊將馬元利下順慶守之

明在籍禮部郎中李含乙起兵復廣安州與其裨將王樹極皆戰死

含乙渠縣人由進士任禮部郎中丁憂里居募軍士得數千人圍廣安城幾克適馬元利來爭力戰被執邑人王樹極從含乙爲裨將已潰圍出見含乙被獲反戈殺數人同不屈死

獻賊陷明西充在籍御史李完死之

完西充人以進士官御史致仕歸賊入城不屈死同時婦女死者杜氏婦避賊張邨溝罵賊斷臂死孝廉陳某女貢

生張某女罵賊死又巴州廩生楊某妻李氏投江死岳池
劉氏婦拒賊死

獻賊陷明南充諸生樊明善陳懷西戰死

初巡撫龍文光駐節順慶明善聞北都陷喪服詣軍門曰
鼎湖新逝臣子不共戴天公聞變三日矣而無所施爲邪
文光深謝之至是破家禦賊死懷西邑武生也賊誘之官
懷西曰嘗作明朝武生不爲逆賊元老賊斬之懸首東門
其子某哀痛死又有諸生馬孫轡者見賊殺懷西大罵割
舌死

獻賊陷明營山諸生王光生戰死

賊犯營山光生戰於北關殺賊不屈死

獻賊陷明大竹武生王蘋隨其父某戰死

蘋聞賊入川語父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其父拔刀殺數賊力竭死遂擒蘋罵不絕口死

獻賊陷明儀隴義民王爾讀戰死

爾讀邑人王臬家僕也賊追縣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奮身禦賊令奔脫爾讀被殺

徐鼎曰王爾讀者人奴耳曰義民何進之也魯人所以不殤汪錡歟

獻賊陷明眉州遂陷夾江貢生黎應大謀討賊不克死之日

蜀碧云詔烏江按四川無烏江眉州南界夾江或夾江之譌歟

應大潛結鄉鄰之倡義者圖恢復事露賊支解之子照斗

照達照鸞同日遇害

獻賊陷明嘉定知州朱儀死之

儀字象先涇縣人崇禎庚辰特用榜進士賊大至蟻附攻城儀束蒿灌脂焚而投之城陷而復完者再賊怒攻益急城中矢竭糧盡儀謂其子命錫曰大義無過君親不可爲不義屈妻胡氏奮然曰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妾獨不能爲夫死節乎以金簪刺喉死儀朝服北向拜命家人舉火與命錫及胡氏之骸同燼

汝口本四川通志嘉定府志

賊陷賊殺諸

生郭大年其妻楊氏自城上躍入江中死賊改州爲府以

僞官任元祐守之

獻賊陷明建爲

僞守任元祐促舉人周正之官不從被殺其子成孺與少
弟犇賊營抱父屍大哭賊並殺之又陳天祐者夫妻同遇
害賊昇其二女輿中二女抗聲曰我陳氏女往與父母同
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抵營門見父母屍躍身撞石大罵
賊並殺之賊索諸生省試邑人彭大同張廷機抗節見殺
大同妻任氏自縊死廷機妻梅氏投水死

獻賊陷明榮縣知縣秦民湯死之

民湯漢陽人被執不屈叢射死

獻賊陷明敘州在籍前湖廣布政司尹仲死之諸生熊兆柱
李師武魚嘉鵬謀討賊不克死之

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避亂山中被獲大罵求

死賊重其名欲生致之昇至井研罵益厲賊不堪乃殺之
兆柱倡義討賊師武附之被獲兆柱罵曰天運至此任爾
戮戮賊剝其皮鞞鼓懸之城門嘉鵬率衆殺僞官被縛拷
訊其黨厲聲曰自我爲之恨不擒斬獻逆耳他人何與與
師武同磔死舉人周元孝及諸生劉苞晏正寅王應世郭
大勳李合宗梁爲憲余智俱抗節死又周壩操舟人某賊
命之渡不應問船所在亦不應脅以刃忿怒拳擊賊賊殺
之婦女死者自尹仲妻邵氏妾夏氏子婦楊氏外總督樊
一蘅妻李氏罵賊裂冠死妾夏氏懸髮於梁支解死前兵
部侍郎劉之綸妻楊氏丹兩乳死余智之妻楊氏罵賊死
獻賊陷明興文知縣艾吾鼎死之

吾鼎漢陽人也崇禎庚辰特用榜進士

獻賊陷明筠連高縣珙縣慶隆隆昌

時敘州屬邑皆陷紳民殉難者珙縣舉人向科前江陵知縣也闔家死慶符人張祖周投繯死婦女則筠連蘇某妻毋氏陞崖死高縣陳某女三姑投水死隆昌諸生劉茲妻盧氏抱夫屍哭罵被殺死

獻賊陷明納溪

納溪有二王氏婦一爲生員閔某妻被劫投繯死一爲生員易某妻不受污投崖死

獻賊陷明瀘州

原任澤州知州韓洪鼎原任推官韓大賓俱不屈死方旭

及方伯元曾薦祚鍾子英皆諸生也賊掠生員至營中有泣訴求脫者旭叱之曰丈夫死卽死耳乞憐何爲賊支解之伯元亦罵賊被殺薦祚投水死子英與妻同投江死明瀘州衛指揮王萬春起兵拒獻賊不克死之

萬春見賊所至多降忿怒率屯兵拒戰數日兵敗被執全家死之

明義僧晞容起兵破獻賊於豹子洞

晞容七寶寺僧也賊攻豹子洞晞容曰洞中數百萬生靈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洞圍解前後殺賊千計一日賊突至遂爲所害

徐鼎曰義僧何變文以起例也紀年之錄忠義也先錄其

功婦女也奴僕也僧也概以義許之將以愧夫士大夫之不如婦女奴僕與僧者。

明以李永茂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潮等處

辛丑明史可法疏論恢復事宜

改曰南畧云十一月十七日辛丑疏甲乙史則云十二日

疏曰自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晉之末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君臣灑泣士庶悲哀痛憤相承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屈文恬武熙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

清必南窺水則廣調唬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爲

清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晏然以不共戴天之仇置諸膜外遂使北朝翻得以僭逆加我韃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斷斷不成也一旦寇爲

清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鴟張足以相扼必轉與

清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今卽庫宮室菲飲食嘗膽臥薪破釜沈舟尙虞無救况臣觀廟堂之規畫百事之經營尙有未盡然者乎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張夏之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志漢之光武不忘蕪蕪蕪蕪之時臣願皇上之爲少康光武不歷左右替御之臣以管元宋

高之說進也憶臣初迎聖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禮取將以恩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兩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脰斷胸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膜置以臣仰窺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

清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

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諸鎮悉

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
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風感激必有投袂
而起者矣國家遭此大故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前代不同
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幸免斧鑕已爲大幸
臣於陛下登極詔彙刪去加恩一條不意頒發之日仍復
開載貽笑敵人今復恩外加恩紛紛陳乞貂璫滿座保傅
游加名器之濫於斯爲極似宜稍加慎重以待有功庶使
戮力行間者有所激厲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
行勸輸亦難繼宜將內庫一切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及
之工役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妄財左右之貢獻
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概從儉約蓋盜賊

一日不滅海宇一日不甯卽有深宮曲房豈能晏處卽有
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鄰
國窺伺所及必陛下早作夜思念祖宗之鴻業復先帝之
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於選將鍊兵之
一舉庶乎人心可鼓天意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復預
朝政然安內實攘外之本故敢痛切直陳唯陛下留意焉
優詔答之政曰南畧載旨云覽奏具見忠悃朕於皇考先
帝深仇朝夕未嘗去念但外解不至百用備議
時復亢旱催科實難西宮大婚日從省約內庫物料直在
議折卿凡有忠諫在妨密切敷陳討賊詔書卽頒行云云
而遺問則云疏人不省
蓋面從而實不從也可法前後疏凡數十上每繕就循
環誦誦嗚咽不自勝幕下士皆爲飲泣而王方耽聲色馬
阮爭門戶於出師聚餉未暇及也可法督師幾一年行不

張蓋食不重味夏不建冬不裘年四十無子妻欲爲鬻妾
可法曰王事方殷敢戀兒女私乎遂無子軍中值歲除封
印文移交至手自批答自辰至酉夜三鼓謂軍吏曰今夕
除夕也索酒試飲酒未至復呼曰禮賢館諸秀才當共飲
願夜已半可齋酒資分餽之吏往乃獨酌庖人報曰中饗
士肉已盡乃索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軍興以
來竟絕飲不解衣就寢者七閱月當夕滿酌微醺隱几臥
將旦僚吏畢集軍門外門未啓軍吏遙謂曰相公方隱几
臥柰何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勿驚之戒
鼓人更擊四鼓可法寤天已曙大驚聞鼓聲怒曰何敢亂
吾軍法傳令縛鼓人斬之諸將士長跪言相公久勞苦始

得一夕暇不忍相驚故亂鼓聲以待此知府意也可法意
解亟具盥漱啓門北向賀畢將吏上謁民育更前請罪可
法曰公固愛我柰何以私愛變常法乃赦殺人然自是不
復隱几臥矣後以事益冗監軍郎中黃日芳敏練欲留之
同舟辭曰日芳老矣豈能久侍公公亦宜節勞發書走檄
僚士優爲徵兵問餉有司專責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務
乎且兵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
汾陽所謂生氣滿前也是時黃河清泗州麒麟見可法謂
應廷吉曰是非休徵歟將謂有建武紹興之事也廷吉曰
西狩獲麟未聞爲尼山之瑞可法默然

明命總兵王之仁掛鎮倭將軍印加劉承胤右都督

明史科給事中吳适抄參趙之龍柳祚昌爲人疏

時忻城伯趙之龍薦陳爾翼适抄參爾翼頌魏忠賢爲崔
呈秀不可用之龍再疏爭之适疏言祖制科臣專封駁之
權未聞勲爵參駁正之司勲臣黨邪求勝不幾背明旨而
茂祖訓乎尋安遠侯柳祚昌薦程士達督理京營适抄參
祚昌非有標營之責何得侵樞戎職奪銓部權是時張捷
阮大鍼日阻撓六部權專以結黨斂財濁亂黜陟爲務适
在垣中抄駁侃侃懷慶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勤王且誣
巡撫方震濬貪狀适駁參郡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援
之名儀鳳不候憲檄非奉明綸擅離職守飾詞妄瀆察撫
臣清執有素儀鳳穢迹昔聞必懼題參先行反噬自應嚴

究以杜刁風光祿寺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道迨及崇禎
以縣令躁進掛察典不惟清華望斷亦已仕進階絕無端
幻想欺君實甚中書舍人張鍾齡以監軍請給部銜迨奉
職方何官監軍何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効藉口
贊清輒請高銜躁進尤甚保定侯勳衛梁世烈請襲爵迨
參國難以來雖王侯重臣悉羅鋒刃而其間脫身圖存埋
名溷俗者固亦不乏該勳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
子嗣乎萬一本宗匹馬來歸將奪諸該勳以授之乎抑如
仍之且兩封乎該勳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勳
舊破家從軍上爲先帝復仇下爲諸勳雪恥爾時訪問本
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復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

復長安令軍中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今長安未復非諸
臣問家之日也尋遂安伯勳衛陳濬請襲廷又參自都邑
變遷山河阻絕世次無憑單詞莫信該勳一請再請視五
等之封同土塊之乞將與菜傭都督一醉告身可以乘時
拾芥而攘取乎適於疏劾抄參不少假借而部臣竟置不
理旋駁旋用於是職掌掃地矣及日本甲
乙編年
徐鼎曰特書何予之也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如廷
者無愧科臣矣

明命魯王以海移居台州

徐鼎曰特書何爲浙東監國張本也

明潁州生員盧鴻上七政歷

丁未日短至明淮安地震

徐鼎曰一陽初生而地震陰不藏陽也屏上立國微陽之象也臣下構釁震之象也故逆而書之

明以張鳳翔爲兵部尚書巡撫蘇松盧若騰爲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撫盧鳳

明命太監高起潛提督江北軍餉

明諭部臣毋倖濫

諭兵部以職方監紀多倖濫又諭禮部以諸臣陳乞可厭宗室呼籲難憑宜慎辨之

己酉明命總兵黃斌卿改駐安慶

斌卿偵知左良玉難制請改駐皖池從之

明山西道御史沈宸荃疏劾張縉彥王永吉何謙邱祖德黃
希憲魯化龍罪命逮何謙等宥縉彥永吉勿問

攷曰南畧引諸書皆云十

二月二十
五日事

宸荃號彤菴慈谿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南
都立擢山西道御史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
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蹙
以安臣分皆切時病又言疆場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
日深儀文興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與惡直幾不知宗
社孔棘國事阽危也餉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鎮及督師
歲計已需二百四十餘萬江楚藩鎮督撫各標京營京口
浦口各鎮其所需又豈准徐比較卽小民百男鬻女有司

敲骨剝髓亦未能足非陛下臥薪嘗膽時邪且北望山陵
麥飯無屢中原河北淪爲異域今西北風塵尙有東南託
足倘東南復起烽火則將稅駕何方觸目心悲又何暇計
及履御儀文之間乎會稽彥永吉挫衄無功宸荃乃抗疏
劾之曰稽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之
將先帝拔爲總督貸其罪隆其任恩亦溥矣乃擁兵近甸
不救國危奉身先竄縉彥以部曹驟典中樞率先從賊此
二人者卽加以赤族亦不爲過陛下以封疆故屈法用之
自宜奮力圖功洗滌前恥而逡巡觀望未聞荷戈先驅死
何以見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
不容赦至都城旣陷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

山東巡撫邱昶德魯化龍等尙可容其偃臥家園乎得旨
縉彥永吉勿問何謙等法司提究尋又疏爭郊天改期事
是時朝政大亂宸荃獨持正掌道張孫振恨之明年以年
例出爲蘇松兵備僉事

庚戌明命總兵許定國鎮守開封寇雒掛鎮北將軍印

定國太康人由行伍官山東游擊以平白蓮教功遷副將
崇禎時禦流寇掃地王等於太康有功授山西總兵官李
自成之圍開封也監軍御史王燮趣定國統兵渡河次沁
水一夕潰被逮論死尋赦罪授河南總兵官項城伯常應
倭薦其實心恢復請鑄印給之乃有是命定國勇猛絕人
嘗與少年聚飲躍起手攀簷前椽身蹈空左右換手走長

簪髮過顏色不變

及曰本某氏
如軒叢談

其守河南某城也賊奄至

箭如雨定國立敵樓以刀左右揮箭盡兩斷笑向賊曰若

乏乎急歸人障一版來受吾箭一賊挾版至射以鐵箭貫

人於版死焉賊驚遁

及曰本某氏
舟居閒話

徐霏曰備書何為睢州之變張本也

明榷酒稅

酒一觔稅錢一文從馬士英請也

辛亥明築金山圍山城

祁彪佳爲巡撫時裕軍儲八萬以二萬佐史可法軍需其
六萬儲之鎮江庫貴陽楊文驄者字龍友馬士英之戚也
以廢員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監軍京口欲漏其賊

而無辭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南北請築城以資守禦並築
圖山爲犄角勢馬士英爲請於王從之

徐鼎曰特書何譏也陳潛夫曰不務進取專事退守舉土
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雖江淮亦未可保也爲南都計者
畫河而守中策也守淮下策也至守江則無策矣且卽守
江則金山百丈之高築壘安營巨艦置礮據形勢以助屯
候聯舟師謂非天塹之險歟城之則何益也

明劉澤清薦降賊臣時敏開屯海上蘇京駐廟灣防海從之
尋澤清又請令時敏開屯大瞿山

明與平伯高傑疏薦舊臣黃道周等

傑薦黃道周黃志道解學龍劉同升趙上春章正宸爲衆

正吳牲鄭三俊爲萬世瞻仰金光宸旆開元姜嫄無愧社稷臣金聲沈正宗夙儲經濟疏入報聞

徐鼎曰逆案曰薦矣降賊臣曰薦矣茲亦曰薦何春秋之例美惡不嫌同辭也夫傑與澤消等夷耳一則黨惡一則薦賢一念公私賢庸天壤紀年於能改過者予之亦勸懲之旨哉

明自五月不雨至於九月蘇常尤甚河竭湖淺可涉皆百

或以自四月不雨至九月蘇常尤甚河竭湖淺可涉皆百
年來所未有也時邊警日逼王深居禁中惟漁幼女縱酒
演劇工役不已宴賚不貲佃練湖放洋船鹽場蘆洲之課
搜括殆盡內則張執中田成外則阮大鍼楊維垣比周固

寵政以賄成二十九日癸丑王不豫幾殆輔臣入候起居
與羣閣竊竊私語外庭莫敢詰或榜門笑罵羣小亦莫之
怪也攷曰諸書所紀其多署土英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
牛同爲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霞榜兵部
門曰聞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人直入中原
又詩曰金刀莫試割長弓早上絃求田方得祿買馬卽爲
官又有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之語時馬阮朋奸聚
語率至夜分始散都人又有天昏地慘鬼語之語

十二月乙卯朔我

大清兵下河南

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前鋒渡河沿河寨保望風歸附許定
國李際遇已潛遣人約降而南中猶不知也

明命親王

居九江府

攷曰明史親王慈巽於天啓二年

慈巽先一月薨未詳其王爲何人國
變後王際無可稽姑一附其名以俟攷

明加兵部侍郎練國事尙書仍莅侍郎事

國事字君豫永城人萬曆丙辰進士由知縣徵授御史崇禎元年擢太僕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六年冬總督陳奇瑜誤信賊降檄諸軍勿擊賊大掠鳳翔麟游寶雞扶風汧陽乾州涇陽醴泉奇瑜委罪國事以自解國事疏辨而事已不可救乃逮下獄九年丙子正月遣戍廣西久之敘前功赦還復冠帶南都立召爲戶部左侍郎改兵部是月加尙書仍莅侍郎事

明逮助餉福建右參議夏尙駒

馬士英稟旨謂道臣而捐萬金操守可知况汀寇猖獗助害地方著革職提問或曰怒其無私進也

徐肅曰聞之顧炎武曰以助餉被逮非其罪矣然使尙駙廉以律已惠以利民士英將以何罪罪之乎是尙駙亦與有罪焉耳

丁巳明進劉澤清劉孔昭侯爵孔昭辭許之

時駙馬齊贊元頌孔昭翼戴功賞不酬勞馬士英請進劉侯爵孔昭辭許之未幾柳祚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明禁巡按御史訪拏

從劉澤清請也

庚申我

大清兵圍明邳州凡三日

辛酉明命何騰蛟以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兼

程餉召楊鶚回部

尋左良王請留撫臣騰蛟得旨五省總督之設不惟恢復京襄且以接應巴蜀騰蛟俟高斗樞到任方行移鎮

明令巢湖民船行保甲

徐肅曰特書何嘉之也弭盜緝奸之法無逾於保甲者矣

癸亥明定勇衛營額

額萬五千人

攷日本南都甲乙紀又按明史兵志無此營

既而文綬補京營卽與劉良佐議原兵不願留者介原領兵言赴劉交付其餘兵將不忍相離隨綬駐江浦四千餘人綬奏神機巡邏二營名雖一萬六千實不及一半倘隸此兩十人於二營可壯京營守禦王下其章於所司而不

太監高起潛

開臣已在河上爾駐浦口無事便於提調有

市相援救援云云當是綬駐江浦之兵賜名勇衛營而高起潛駐浦口督之也神史紀事無法律無以證明之也

明命太監盧九德丈量蘆洲升課

丙寅明改孝宗后張氏諡

改諡曰孝成靖肅莊慈哲懿扶天贊聖敬皇后蓋后本諡
孝康與興宗后常氏孝康字相犯而改也

我

大清兵入河南府明總兵李際遇降

際遇至京師竟以不早降伏法

己巳我

大清縱明使臣陳洪範還

十月辛巳遣使臣南歸出永定門十一月己丑止滄洲時
洪範已潛輸款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以地來降

而留左懋第等勿遣乃自滄州復追懋第馬紹愉還獨洪
範得歸入見言北兵旦夕南下閣議主於抗節使臣將命
不敢委曲王曰國家艱難之際費十餘萬金錢北使亦欲
得當并力滅賊如何閣議止以抗節爲不辱命我當自強
清之款否原不足恃爾臣工當益切痛恥秣馬厲兵以申大仇
洪範又言黃得功劉良佐陰與北通二人疏辨王曰此反
間不足信又請加恩使北諸臣兵科戴英劾之曰洪範北
使無功今正使身陷異域而下吏羣然晉爵恐天下聞之
竊笑也乃止

攷曰野史云洪範責懋第得侯
後病亟連稱左老爺哀呼而死

明行稅契法

明逆案楊維垣疏論三朝黨局命宣付三朝要典於史館

維垣請重頒三朝要典言張差瘋癲強坐為刺客者王之
案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鴆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造
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驅除異己不
顧謗誣君父此要典重頒不可緩也又請雪三案被罪諸
臣王命禮部訪求三朝要典送史館吏部察明被罪諸臣
分別復職於是已死之劉廷元等二十人予諡蔭祭葬未
死之王紹徽等十三人原官起用尋逆案編修吳孔嘉言
要典宜刻當日奏議以存其實刪去附和命下所司刪定
徐籛曰特書何傷之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是用希又曰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明之季也三案實始終之其始
也諸君子意氣過激既不足以服羣小之心而又操之已

蹙致其君亦不能不以朋黨相疑迨乎勢去柄移報復爲事而肆焉翻案者遂蕩然無復自是井蓋惡之心清議既亡國亦隨之元豐紹述後先相望悲夫

明下狂僧大悲於鎮撫司

僧大悲者夜叩洪武門自稱烈皇帝聞人擒之以報戍政張國維國維曰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於是都人籍籍謂國維且杖殺烈皇乃以屬三法司則又自稱爲齊王再詰則言是潞王之弟受封郡公或曰是齊庶宗詐冒或曰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吳僧大悲之行童從大悲往來錢謙益申紹芳家故質對時世知有二人而阮大鍼卽欲借之興大獄也

按日本朝亦有錄又按野史載此事小異

請甲申十二月水西門外小民王二至西城兵馬司報一
和尚自稱親王御史以聞奉旨命申軍都督蔡忠去拏和
故拏我否忠曰奉聖旨請汝進去和尚卽行委戎政趙之
龍錦衣馬可宗會蔡忠勘問和尚供是定王爲民變出家
今潞王賢明應爲天子欲宏光讓位又幸出錢串二大臣
言語支吾奏聞命刑部拷訊係齊庶宇詐冒定王云云
按潞王賢明等語卽阮大鍼所爲也野史記不明白耳

明禁各官薦舉

明命王永吉專防江北張縉彥專防河南

馬士英疏言

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南渡乎且強
弱何常之有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况國
家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痛飲黃龍願諸臣剴厲也尋
大學士王鐸疏請視師江北以復國仇不許

癸酉明復降賊臣左春坊韓四維原官工科給事中戴英劾
之命改別衙門

四維自言棄家南奔命復原官既爲戴英所劾又託言前
使岷府不污賊塵得旨遣封在四月中旬未及受事何得
欺飾姑著調用

甲戌明命史可法會兵援邳州

時

兵至夏鎮別由濟甯南渡高傑劉澤清告急可法疏言北
使之旋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以
禦北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始終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
心之士方以爲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爲快意之計

孰有甚於狀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
微是之謂不知類矣先帝之待諸鎮何如厚恩皇上之封
諸鎮何如隆遇諸臣之不能救難何如罪過釋此不問而
曰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
事乎闕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沓
古人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亦大可見矣時可
法遣幕客四出召集苦餉不敷乃以戶部主事施啟儀行
鹽揚州周某爲理餉總兵興販米豆而上下爲奸利不在
官乃議與屯田應廷吉曰屯政原有成額小民世受謂之
恆產焉所得間曠而屯之且屯田籽粒既入於官有司常
賦又何從出聞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贖縣令

者此面欺耳時陞遷之屯田大梁無成功而可法欲試行之乃強廷吉爲邳宿屯田僉事故曰和議不成一疏他書以爲乙酉正月十二日事按是時高傑初死於社中語意不合甲乙編年載於甲申十二月情事允當今從之

徐勣曰廷吉之言屯田無利當矣可法之姑試行之何也請餉既不得理餉又無從請屯田之法行則可以守河可以進取僥倖於廷吉言之不中而以盡吾不可爲而爲之心也抑可哀矣

明迨封于謙爲臨安伯遣官致祭

攷日本南都甲乙紀又二王紀畧釋史便以爲乙酉

四月戊寅事是時揚州太守舉朝洵

洵

內悉無暇反此當以甲乙紀爲正

丁丑明開納文武職官誥命例

戊寅我

大清兵自孟津縣渡河明張縉彥等走沈邱命高傑進屯歸德
以備之

大清兵分道南下令沂州濟甯兵從廟灣南渡薄邳宿彰德衛
輝兵從孟津東渡逼歸徐史可法飛章告急曰言我與北
軍僅隔一河耳今已渡河長驅而來旦夕不保乞多給軍
餉移得功良佐兵駐潁亳以傑守歸徐戮力同心無分畛
域臣猶恐東南半壁未能高枕也

明興平伯高傑北征發徐州

傑於十月十四日戊辰由揚州登舟將趨開歸且瞰苑洛
荆襄爲根本疏言今日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能言之
然黃河單渡則黃河無險白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曰有

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
浦采爲江南門戶已邪伏乞迴盤打算定議速行申興大
業庶幾可觀又云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
而已有與同列較短長哉比傑抵徐州而我

大清豫親王多鐸已分兵從孟縣渡河傑致書劉澤清曰

清兵號二十萬實七八千齊駐濟甯近日河南撫鎮告警一
數至開封北岸

清兵問渡甚急恐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南北盡爲戰場時
事如此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於萬難之中
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聞先是我副將唐起龍
之父虞時與傑有舊致書招之有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

土之語僕不爲動身先士卒沿河築牆專力備禦致皆我
肅親王豪格曰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於心山川俱爲
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
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者朝使謹齋金帛稍片微忱獨
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於萬一茲逆成跳梁四首未及
授首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
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臥薪嘗膽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
亟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自下負
義之愆僕猥以非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
分道入秦殲逆成之首哭奠先帝則僕之忠血已盡能事
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同事一腔積憤無由面質若

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勦闖以成貴國卹鄰之名且
逆成凶悖貴國所惡也本朝欲報大仇貴國念其忠義所
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成統天意有在三
百年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所貴國
之垂鑒也攷曰本南畧又載王報書畧曰將軍果能棄暗
投明過河面會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第欲合
兵勦闖或差官北來令人引
奏我皇上我不自主云云

明敘鄖陽固守功加升巡撫前按察使高斗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

斗樞字象先鄖人崇禎戊辰進士守鄖陽事詳紀傳

臣竊曰特書曰鄖陽固守功何壽之也鄖爲由楚入陝之
門戶賊所必爭全楚互解帝關望斷大厦之崩非一木所

能支矣斗樞乃效真卿河北之節成孝寬玉壁之功保障
一郡支持十年以視堯君素之在蒲州張孝純之守太原
事較難而功亦大矣徐啓元之加兵部侍郎功同賞同畧
之何曰功同而所以有其功者異矣彼方効命

聖朝書勲竹冊豈肯與行遜孤臣同傳哉

辛巳明罷南郊改於明年冬至御史沈宸荃疏諫不聽

宸荃疏引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
天之必不可緩不聽

徐爾曰甚矣亡國之君之侮慢天道也前月丙子命以來
年正月矣何三旬而又改乎此其侮慢不敬之心施之於
六翁不可况天乎吁是所謂自絕於天也

壬午明以應天府丞翟式耜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由知縣擢戶科給事中坐謫謫益黨削籍事詳紀傳南都立起應天府丞再擢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

徐鼎曰特書之爲粵中建國張本也粵中之瞿留守猶南都之史閣部也與廢關乎氣數熱烈炳乎人間古云社稷之臣蓋無愧矣故於其出處謹志之

癸未明布衣何光顯上書乞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光顯於市

徐鼎曰布衣而危言殺身君子所弗取也然前史於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嘉予之豈過論哉晦盲否塞之秋天

地翻覆日月剝蝕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勃然不容己之心
學士大夫託明哲之說浮沈取容而布衣無職之人激於
性天殺身不悔斯亦足以存是非之公而禱奸邪之魄矣

初加高傑太子太傅

攷曰聖安本紀列之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書皆云十二月二十九日按此乃傑

後事

豐沛大盜程繼孔者一名肖予蕭縣健步也有仇家誣其
與賊通官往擒之繼孔遂據所居之梧桐山爲亂與其黨
王道善張方造等焚掠歸永邳宿之間指揮蔡應瑞守備
賈之喙哨官李毓秀討之敗死賊益披猖崇禎癸未淮徐
右參議何騰蛟淮督路振飛合兵討之繼孔窮促縛道善
以降騰蛟摧楚撫念繼孔終爲患檄之入楚隨征拒不從

時馬士英爲鳳督大發兵攻之執繼孔檻送京師會國爰
脫歸徐州以恢復爲名再料衆斬木編筏引北兵渡河高
傑之北徃也繼孔率驍健之士六人以降傑與敵血訂盟
酒酣斬之以詢論功加太子太傅

明以賈登暉爲四川總兵官

登暉鎮守川東參將也

甲申明熹宗御輿甯宮

時警報齊至王於除夕御輿甯宮愾然不怡諸臣進見謂
兵敗地蹙上煩聖慮王曰後宮寥落且新春南部無新聲
太監韓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思皇考念先帝耳乃作

此等想邪

故曰聖安本紀甲乙史載此爲二十四日戊寅
事緝史勘本南畧引某書指云除夕事勘本不

云符周泣對按幸存錄有韓贊周四上憲乞休盧九德殿
上傷哭是韓盧非張執中田成比也附志之以白後人焉
故事宮中有大變則夜半鳴鐘一夕鐘鳴外廷大駭須臾
內豎啓門出則索鬼面頭子欲沈歲也醫者鄭三山以合
媚藥得幸雀腦蟾酥市中一文躡貴乞兒手一蟲一介貼
黃書上用入莫敢犯攷曰華亭單恂金陵紀事詩云苑城
春閉綠楊絲江介重占醉不知清曉
丙瑞催尚樂官蝦蟆進
小黃旗知非野史妄語馬阮搜舊院雜妓進御死則付鴛
兒墓之興甯宮之落成也楹帖一聯人獲獎賞或進內殿
觀之則萬事不如杯飛了一年幾見月當頭旁注東閣大
學士王鐸奉敕書也

臆紀年附攷卷第八

鐘光白

秦順林人冲鷄參校

福州謝定甫宗善同里受業汪建科